

草莽將軍

特雷文著
王仲年譯



內 容 提 要

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工人和農民發動了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要求擺脫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壓迫，推翻代表地主和資本家利益的獨裁統治。

本書即以這一時期為背景，敘述一支印第安人的起義隊伍在一個年輕“將軍”的領導下，向獨裁者的僱傭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的故事。作者以生動活潑的手筆著重地描寫了三次戰役，說明起義隊伍在“土地與自由”的革命口號的鼓舞下，從無到有，逐漸成長壯大，終於戰勝了配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政府軍隊。

作者是熟悉墨西哥和墨西哥人民的，他在本書中刻劃了幾個典型起義人物的形象，歌頌了勞動人民的正直純朴以及他們對於自由和平生活的向往。

前 記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各國中領土最大、人口最多、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国家。它的富饒早就為外國侵略者所垂涎。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殖民者佔了墨西哥，統治了三百年之久。墨西哥人民經過長期的民族解放鬥爭，才擺脫了西班牙王室的桎梏，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國。

但是，代表國外資本家和國內大地主利益的狄亞士于 1867 年攫取了墨西哥的總統職位，建立了獨裁政權。他一方面投靠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一方面勾結國內地主、僧侶階級，殘酷地剝削與鎮壓廣大勞動人民。在他的統治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農村中盛行勞力償債制度，工人的生活也非常困苦，每天勞動十二到十五小時，還不得溫飽。

勤勞勇敢的墨西哥人民是不甘心被奴役的，1910 年終於爆發了強大的農民運動。農民游擊隊杰出的領袖維拉和查巴塔提出了“土地與自由”的口號，向獨裁政權展開了沖擊。1914 年末，他們的農民隊伍曾經佔領了墨西哥首都。可是由於工人階級的不成熟和沒有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墨西哥共產黨是在 1919 年成立的），革命的目標不夠明確。維拉和查巴塔的土地綱領中沒有關於工人的政綱，而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工人對土地問題的態度也不明朗。結果在複雜劇烈的武裝鬥爭中，工人和農民常常沒有必要地對立起來，使資產階級有可能篡奪運動

的領導權和勝利的果實，使墨西哥革命半途而廢。

草莽將軍這部小說所描寫的就是墨西哥革命的一個片斷。

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南部有一支印第安人的起義隊伍從紅木樹林中開拔出來，高呼着“土地與自由”的口號，向狄亞士獨裁政權展開了武裝鬥爭。起義者都是一些“卑賤的”伐木工人、債務奴隸、小手工業者，他們的領袖“將軍”更是既年輕又平凡。他們原本是勤勞樸實、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要求的只是生存的权利和勞動的自由。但是，在獨裁統治下，勞動人民得不到這種权利和自由。他們給地主、資本家及其幫凶們虐待剝削得忍無可忍，終於覺悟過來，認識到只有把自己武裝起來，推翻罪惡的獨裁統治，才能保證自由幸福的生活。

起義者在“土地與自由”的革命口號的鼓舞下，從人少勢寡、武器極端缺乏的不利形勢，通過戰鬥實踐，逐漸成長壯大，戰勝了配備精良、訓練有素、一貫作威作福的政府軍隊和騎警。

本書雖然只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一個片斷，着重地描寫了起義隊伍和獨裁者的僱傭軍隊所作的三次戰役，但卻生動地說明了起義者的成長過程，顯示了工人和農民的巨大革命力量。墨西哥革命雖然沒有完成，並且到目前為止，墨西哥仍舊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然而我們從本書中可以看到正義的事業必然取得勝利，這次革命將是未來更大的革命的預演。

本書對墨西哥人民在狄亞士統治下的悲慘情況也作了真實而深刻的描寫。例如第一章寫到的紡織工人罷工，就具體反映了1907年里約布朗科紡織工人反對十三小時工作制的鬥爭。當時狄亞士採取了血腥的恐怖手段，派軍隊鎮壓，結果有男婦兒童二百人慘遭屠殺。

由於墨西哥革命的鋒芒只針對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不

是針對着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更由于缺乏明确的綱領和坚强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墨西哥革命是有其缺點的，這些缺點在本書中也得到了反映。起義者對革命的目標不夠明確，認為“行軍之後，目標自會出現”，沒有考慮到推翻獨裁政權之後該怎麼鞏固革命勝利的果實，以致最後給資產階級篡奪了領導權，使革命從它潛在的反資本主义趨勢轉移了方向。

另一方面，有些起義者因為不明確革命的目標，把革命當作破壞的行動，不善於對敵人採用孤立、分化的辦法，過激地採取了狹隘的報復和恐怖手段。加上墨西哥革命時期，某些農民游擊隊是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起義者多少受到了前一時期遺留下來不良影響，因而使得革命遭受損害。書中對於這個情況的描寫，雖然有若干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但是作者沒有給予應有的分析批判，這是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

作者僑居墨西哥，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多年，對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思想感情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多半也以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鬥爭為題材。除本書外，他還寫了死亡舟、母親山的寶藏、伐木工的反叛、政府、紅木樹林等。

譯 者 1958年6月

的人，以及每一个由于地位或职业而被他們当作压迫者、当作魔王的人，毫不留情地一概杀光。

他們一向只被当作愚昧的奴隶，只有人家問話的时候才能开口。他們現在的行为，正是这种奴隶在鎖鏈突然掙断以后的行为。

他們在長着人面的野兽手下受了折騰，挨了拷打，遭了屈辱，吃了耳光。現在，他們也象野兽一样，要去摧毁这国家，杀死每一个不属于他們同类的人。

有朝一日，当他們摧毁了独裁者用他們的血汗、眼泪、飢寒和忧虑建筑起来的一切——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那他們大仇已报，就可以分別回到他們的家园、村落、居留地和茅舍，此后本着他們自己的願望，去过和平的生活。

各国的律法家和伪善者，会在他們的記載和史料里把这种殘暴的行为归諸起义者野蛮的天性，說他們不能体会他們所处的偉大时代的精神，这一点自然是预料得到的。

还可以预料到，这里和世界各地的廢君、暴虐的統治者以及奉承阿諛的帮凶，等大局結束之后，会向傾听着的世界宣称：現在誰都可以明白和了解，为什么独裁統治用以往的方式来对付这些野蛮人是正确的；为什么唯有独裁統治，严酷殘忍的独裁政体，才能管理由奴隶組成的、只具有奴隶思想的人民，并且有利于人民本身。那些人会喊：打倒伤风败俗的民主！青春常在的、万不可少的独裁統治万岁！

5

起义的队伍几乎有六百个人。誰也沒有替他們仔細計算过。事实上，要得到一个正确的数字是相当困难的。

他們在林莽里行軍的時候，一路上天天有人參加他們的行列，不是三三五五的小群，便是個別的逃亡者；遠在紅木樹林的大暴動發生之前，那些人已經從林莽里他們原先干活的偏遠地方逃了出來。甚至那些從別庄里逃出來、躲在林莽附近的債務奴隸，也抓住這個機會，永遠擺脫債務奴役，高高兴兴地參加了這支隊伍，庆幸着碰上了先前只聽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謠傳的革命。

在這次通過大森林的艱苦的行軍中，損失了許多人。有的在渡河時淹死；有的陷進了沼澤；有的害了凶險的熱病，一天一夜里就送了命；有幾個給毒蛇毒蟲咬了；還有幾個在崎嶇的山徑上給受驚的騾馬踢倒，摔下了峽谷。還有許多人身上帶着勞作或酷刑造成的創傷，伙伴們沒法治好，引起了死亡。因此，他們的人數每天都在變動。

跟隊伍一起的，有數目相當多的婦女和姑娘，還有十來個小孩，都是給賣到紅木樹林去的工人的家屬。這些婦女和兒童不願意離開她們的丈夫、父親、兄弟或子侄，自動跟着他們進入了森林。

6

率領這支隊伍的是一個廿一歲的年青人，名叫胡安·孟德斯——要說呢，只有他管自己叫做這個名字，弟兄們都管他叫做“將軍”。

他是那一小群首先發難的工人的一分子。由於他以前受過一點軍事訓練，大家自然而然地把隊伍的最高統率權交給了他。

就種族來說，他是華斯塔加的印第安人，根據他的相貌來判斷，還帶有一點西班牙血統。他十六歲的時候志願參了軍。他進步很快，十九歲的時候已經升為中士了。

他劝服了比他小儿岁的、他最喜欢的弟弟也当了兵，参加了同一个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犯了一点无足轻重的小错误。按照平常的情况，犯了他那样过错的大不了罚两天禁闭，或者多站几个钟点的不愉快的岗。碰上一个好脾气的中尉，可能把这小伙子臭骂一顿，也就算了。但是，在独裁统治下，正规军的，尤其是骑警部队的高级长官，已经逐渐升到在地球上代表上帝的、绝不会错的圣徒的地位了。下级士兵对于长官，除了盲目服从、逆来顺受之外，就没有别的权利了。恰巧碰上一个长官，也许是宿醉未醒，为了处罚那小伙子的过失，用脚把他的头踩在一桶水里，把他溺死了。凶手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并且还在当天的公报上得到表扬，说他在维持纪律方面尽了职责——因为纪律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中士还没有完全接受独裁统治的方式，也许他作为印第安人的成份多了些，没有成为一个善于服从的军人。一时间，他忘了长官的神圣性，一刀刺死了长官，并且事后一点也不觉得懊悔。这件事使他不得不开小差，让军队在没有他效劳的情况下应付下去。

他在军队里的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印第安族的下士。他把自己干的事，以及隐藏那个神人的尸体的地点（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逃跑）只告诉了那个下士。对下士来说，爱国心比不上真实的友谊，更不用谈入伍时表示忠诚的庄严宣誓了，因为他对那种宣誓的看法，跟一头踩软索的猴子对特拉克斯加拉^①的离婚案的看法一样无动于衷。“你明白，小胡安，”他直截了当地对他的朋友说，“我跟你一起走，可恶的军队、忠诚报国的臭道

^① 特拉克斯加拉 (Tlaxcala): 墨西哥中部的一州。

理，都滾它媽的。它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們两个一起逃跑了。

他們打算逃到洪都拉斯或者圣薩尔伐多①去。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离开他們神圣的祖国。

他們在半路上碰到一批給招募来的、正給帶到紅木树林做契約劳工的印第安工人。他們便参加了这伙工人。在紅木树林里，誰也不会来抓他們，也不願意来抓，不管要抓的是誰，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因为紅木树林的契約劳工的待遇比監牢里，甚至比死谷里的囚犯还要坏上十倍；死谷是一个可怕的、專关政治犯的集中营，一进去之后就难得活着回来，即使回来的話，下半輩子也成了廢人。

这个下士，魯西奧·奥狄茲，給將軍任命为起义軍的上校。

將軍指定塞尔梭·弗洛勒斯，一个左且尔族的印第安人，做參謀長。塞尔梭在紅木树林里做了多年的伐木工人。他虽然象紅木树林所有的工人一样，不識字，也不会写，却具有天赋的敏銳的智力。此外，他还有一种希罕的才能，能够鼓舞別人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拚命干活。他自己不先动手的事，决不要求別人去做——并且做得比誰都好——假如有人認為他的命令不可能执行的話。

至于軍需長，弟兄們推选了安得路，他是采尔达尔族的印第安人，以前在紅木树林里做牛車夫，运输砍下来的树木。他能讀会写，并且由于在牛車队里管过牲口的緣故，获得了一些后方勤务的經驗与知識，因为牛車运输队要把貨物和乘客从海濱的

① 洪都拉斯(Honduras)是中美洲的共和国，圣薩尔伐多(San Salvador)是薩尔伐多共和国的首都。

火車站一直運送到全程有四百多公里的內地。

這支軍隊的智囊和精神上的領袖，是一個弟兄們稱之為“教授”的人。教授以前在一所中等學校里教書。他逐漸明白獨裁統治下一般老百姓的真正處境。因此，他越來越不願意用一般學校引為慣例的、打屁股的方式來使他的學生贊美和崇拜那種政體。他的政治覺悟越是提高，精神上的束縛越是減少。於是，不論在學校、街上或者咖啡館里，他一有機會就痛罵獨裁者和他的強橫霸道；他雖然知道這一來會招致什麼後果，但他正如同事們所說的，始終執迷不悟。他一旦對形勢有了正確的理解，就再也不能住口了。他從大城市里比較好的學校、待遇優厚的職位不斷往下遷調，越調越低，每一次遷調之前總是先在監獄或集中營里待幾個月。

最後，他來到一個小小的礦鎮，在一所壞到不能再壞的、腌臢邋遢的小學校里任職，學生都是最最窮苦的、工資最最菲薄的礦工的子弟。他到差還沒滿三個星期，每晚就輪流在工人的泥磚小屋里找了學生的父母兄長開會。六星期以後，礦里的坑道，甚至整個礦段，不時發生爆炸。上帝似乎是袒護礦工們的；因為事有湊巧，礦里每次發生爆炸或淹水之後，總找不到一具工人的屍體，而軍事人員和秘密警察的特務卻死了許多，他們都是喬裝工人，混進礦里，刺探產量低落的原因，和把炸藥填在假鉛孔里的主犯。到了終于罷工和公開暴動的時候，礦務局的建築遭到石塊的投擊，警察部隊便掃射頑強的礦工群眾。這時，教授又被捕了。這一次，政府似乎永遠也不讓他在社會上出頭露臉了。他以前教書的中等學校里，學生的父兄多半是有地位的人，一直可以替他說情疏通，這一次連他們也無能為力。這次，教授被列為怙惡不悛和積犯一類，象十八世紀的黑奴一樣，給流放到一個叫

做“地獄”的集中营去，这地方之所以叫做“地獄”，只由于到目前为止，即使聪明絕頂的人也找不出另一个更有力的名称来形容那里的悲惨。就連在那里，教授也不能閉上他那張肆无忌惮的嘴巴。他时常被人塞住嘴巴，一連二十四小时，既不給他喝水，也不讓他在热帶的毒辣的日头下有什么遮蔽。但是塞嘴巴的东西一取掉，痙攣的嘴唇还没有恢复，他就嚷了起来，而且一开口总是：“打倒独裁者！消灭独裁制度！社会革命万岁！实行普选！反对重选！人民革命万岁！”他的嘴巴立刻又給塞住了，身体給捆成一团，拖到外面的沙地上，讓熾热的太阳直勾勾的晒着。最后，他和几个难友逃了出来，但大多数不是死在路上，便是給抓回去，慢慢地折磨而死。他逃亡时碰到了中士和下士，他們俩穿得破破烂爛，跟流浪的印第安农夫差不多。他跟这两个人一起，也应募到紅木树林去做伐木工人，指望在林莽深处等待那已在全国酝酿的革命的爆发，然后在那里发动起义，在共和国南部替革命事业扩展势力。

7

起义軍分为八个中队，每一个中队各有正副隊長指揮，还有小队長輔助。

穿过森林时，中队与中队之間相隔一天的路程，一半是因为他們帶着一百五十头以上的馬匹、騾子、驢子、公牛、母牛和山羊，还有一半是因为林莽中的路徑給热帶的大雨打得泥濘不堪，一个中队經過之后，总得讓路徑干一干，減輕后队的困难。一中队的人馬牲口通过这些狹隘的林徑之后，留下来的便是一道又深又粘、象粥一般的泥漿路，人畜踩上去就陷到膝盖，甚至陷到腹部。

經過几星期的艰苦万狀、耗損极重的行軍——那种情况只有在地上永不干燥的热帶林莽中走过的人才能体会——起义軍终于到达了林莽边缘的一个居留地。

这次行軍的艰苦，跋涉經過沼地、渡过溪水河流、翻过无数的山岭，給了起义者以充分的机会来表現他們的能力。

即使受过專門訓練、經驗丰富的正規軍將領，要象起义軍的將領那样，把一支軍隊帶过林莽，而蒙受这么少的損失和疾病，簡直是不可能的。对起义軍的將領和所有的人員來說，这次行軍是一个极好的鍛煉。这支軍隊既然这样成功地征服了林莽，自然有权利希望克服其余的阻力。队伍越是接近空曠的地帶，这些必須与之斗争、加以克服的阻力便越是逼近了，因为空曠的地帶就是大产业和它們的封建地主——別庄和別庄主——所在之处，那边还有村落、市鎮、軍营、正規軍和騎警的巡邏队。

起义軍向前挺进，並沒有任何特殊的目标。“行軍一开始，目标自会出现，”教授和將軍都这么說。

对弟兄們說来，一个明确的目标正如某种綱領和法令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他們的行动仅仅由一个欲望支配着，那就是爭取土地和自由。他們一旦获得了这两样东西，并且可以肯定保持它們的話，他們就会安頓下来，象那瓦族的印第安人那样，輾轉行进了一百多年之后，终于在一个他們所喜爱的、保證了土地和自由的地区安頓下来。

不消說，只有在那些持有田产、卫护田产的人給征服之后，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因此，首先的任务就是向他們进攻，征服他們，彻底打垮他們，消灭他們。其次是打倒所有那些在阻撓、

或者可能阻撓他們取得土地和自由的人。这一来，說不定还必須向首都进军，占領政府机关，歼灭总督和所有的官僚，而后在政府机关里发号施令，布置今后的一切措施，并且加以严密的监督，保証这些措施都符合胜利者的利益。

极籠統地說，那就是起义軍中比較有远見的人的看法。在这件事上，教授总是簡簡單單地宣布說：“讓我們首先贏得革命，消灭敌人。之后再來討論該怎么办。我們要把時間和精力集中在目前的任务上，事先議論紛紛，徒然浪費時間和精力。”

在目前的任务中，再沒有比取得武器这件事更重要、更迫切的了。起义軍要取得武器，只有在目前持有武器的人那儿去拿。目前持有武器的人則是士兵和騎警。

9

到达第一个居留地之后，各中队的距离不再相隔一天的路程了。現在行軍的队形比較密集，中队与中队之間只有两小时的路程。很可能，不久就要打第一仗。在这种情况下，队伍相隔太远就会犯战术上的錯誤。

起义軍离开居留地的第二天，到了圣达瑪格里达牧場。

第一中队是在午后到达的。

圣达瑪格里达牧場主的住宅是用未經窖煉的泥磚盖的。住宅兩側有两座也用泥磚盖的仓房。这里面貯藏着玉米、豆子和搓繩編席用的龙舌蘭。还有馱鞍和騎鞍，以及少数牧場上用的农具。

仓房周圍有四座可怜巴巴的茅舍。

这些房舍形成了一个院子，因为它们是照四方形的格局建筑的。院子的一边却是空的。这里就用一道粗糙的籬笆把院

子和豕养牛馬的柵欄隔开来。住宅的一边有一块空地，也圍着一道荆棘籬笆。籬笆上裝了一扇門，門外就是行人和車队必經之路。

牧場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地位剛好容納这些房舍、院子和圍籬。

山坡四周散布着牧場上的債務奴隶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样的茅舍一共有十四所。其中三所极其腌邇的茅舍，象主人的住宅一样，也座落在院子里，里面住的是管事、制繩匠和照管牲口的牧人。这三份人家是混血儿，散居在山坡四周的債務奴隶和他們的家属則是印第安人。

住宅之所以称为住宅，其实只因为其余的建筑都是最原始、最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所屋子沒有窗戶，只有几扇又粗糙又笨重的紅木做的門。地上鋪着馬馬虎虎晒成的泥磚，屋頂盖着粗糙晾干的木瓦。房間只有两个。住宅里可以說明屋主人不生活在十四世紀的唯一的東西(事实上也只有这件東西可以称做現代化的家具)，是一架开始鏽坏的美国制的縫紉机。

紅木的桌子和椅子是用弯刀馬馬虎虎地制成的。床鋪只是簡單的烏木架子，交叉地綑着一条条的生牛皮，鋪着棕櫚叶編的厚席子。骯髒的枕头里塞的是夾杂着許多野草的路易西安納苔蘚。

这座住宅給認為是精致的，主人也算是相当富裕。不用亲眼看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債務奴隶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是多么恶劣了。

除了絲綢棉布和鉄器以外，这份人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牧場上制造的。牧場上自己酿酒、編毛毯、做馬鞍、織涼鞋、搓繩子、紡結实的龙舌蘭纖維，再用繩子和龙舌蘭纖維編織网子、袋

子和吊床。

主妇在牧場的小礼拜堂里領大家做禱告、唱詩。礼拜堂是一个棕櫚叶頂的、一籠統的小厅。小厅的一头是擱着瓜达魯貝圣母象的粗木桌。象前鮮花老是不斷。每天早晨由債務奴隶的妻子和女儿从灌木叢里采来，供在那儿。每逢星期天，礼拜堂的地上鋪了一层厚厚的嫩树枝，做礼拜的人跪在上面就象跪在地毯上一样。

主妇还是牧場上的医生和助产士。

至于現款，整个牧場里，包括主人和債務奴隶在內，难得有一百个比索，时常只有五个比索。任什么东西都是东借西挪的，大家借来借去。不用說，大家都向主人借。主人覺得維持債務奴隶們的生命和健康是道义上的責任，也是理財的責任。

这种情况在起义軍来到的时候就已存在，并且四百年來一直如此，在这里的这种情况之下，革命能起什么作用，能改变什么，連欧洲最激进的思想家也茫然不知所对，假如叫他来解放債務奴隶，通过革命給他們較好的待遇的話。

这里可以說是一无所有。至于自由——这应当是革命的恩賜——反倒会使債務奴隶更加穷困无助。

这里的土地相当多。这个牧場算得上是一宗大产业。可是五分之四的土地是灌木叢和林莽，山岩重重叠叠。剩下來的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一部分是适于放牧牛馬騾子的草地。只有十分之一才是耕地，在旱季硬得象混凝土，到了雨季又象是泥濘的沼泽。假如干旱的时间太久，牧場上所有的居民，包括全能的牧場主和他的家属，都跟債務奴隶一样要鬧飢荒。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畜牧的牛馬騾子。为了畜牧这些牲口，他需要資金，因为他得买配种的牲口，之后就得过好几个年头，等崽子長大了才能出

突。如果旱季太長，牲口會死的。

在紅木樹林里有一定意義的革命，在這裡能怎麼改善債務奴隸的命運呢？即使革命替他們從主人那兒爭來了自由，上天也會立刻從他們手里奪去的；假如他們沒有吃的，光有自由也是白搭，因為這裡不生產糧食，還因為債務奴隸一獲得自由之後，可能濫用自由而少干一些活。從沒有誰教他們自己管束自己，教他們在沒有人吩咐和監督的時候該怎麼干活。沒有誰給他們種子，因為住在配給站（以現有的幾個配給站來說）附近的人更迫切需要種子。誰也沒有教導他們組織勞動，以便組成一個合作化的團體。他們缺乏集體觀念，即使有集體觀念，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成立了合作化的組織對他們也沒有多大幫助；因為嫉妬、猜忌和沒完沒結的關於領導權的爭執，會逐漸促使這樣的一個組織分崩離析。在這種奴役狀態之下生活了四百年、或者甚至四千年的人，一切都被迫聽命於他們的主人和統治者，思想、責任、組織、討論、研究、領導之類的事情都由人家作主——這種人不可能在革命後的一年內轉變為自由的農民，不可能獨立思考、獨立行動、自力更生，而不需要別人叫他們清晨四點鐘起來，下地耕種。

現在，到達這個牧場的起義軍當然不會考慮到光是革命改變不了制度，革命只不過改變了所有制，只更換了所有者的姓名，國家或政府處在資本家的位置可能比先前的主人更嚴厲、更無情、更苛刻。制度不論新舊，跟起義者有什麼關係呢？

長久以來，他們被鞭撻、被絞殺、含垢忍辱、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權利，以至他們的集體觀念早已湮滅了，唯有集體觀念才能使他們純粹出自天性地跟同胞們團結起來。他們現在只知道報仇雪恨。他們只懂得破壞。他們破壞得越厲害，把他們所認為

的敌人杀得越多，他們越觉得自由。因为以前存在的一切、以前存在而不属于他們的一切，都是造成他們的奴役的因素。如果他們希望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們必須破坏。他們再也不为明天操心；他們計較的只是多苦多难的昨天。

悲剧不在于世上可能有和实际上有独裁者；不，悲剧在于任何独裁統治，即使最昌盛的、表面上显得很善良的独裁統治，必然趋于毁灭、孤立和混乱，这是自然界鉄一般的規律，决不是人力所能改变或左右的；真正的悲剧就在于此，因为人类毕竟要从兽性和无政府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这一下却給推迟了几百年。

10

先头部队到达牧場的时候，弟兄們发现所有的茅舍都闕然无人。牧場主和他的家眷逃到叢林里去了。債務奴隶們也帶着妻儿老小跟他逃了。

“这可以証明，有人洩露了我們行軍和来到的信息，”將軍說。“这里的人得了消息，都吓跑了。”

“知道这一点，非常有利，”教授回說。“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在前面的两个別庄里，我們会在其中的一个碰到騎警。”

有两个士兵放下背包，来听將軍和教授的談話。其中一个說：“將軍，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叢林里把牧場主找出来。你只消吩咐一句，我們馬上就去，把他和他的全家拉回来交給你。”

“那有什么意义？”將軍回說。“你們还是去把所有的牲口找来宰掉，大家好好地吃一頓。剩下来的，我們帶着走。最后的中队点一把火，把这地方燒平。这样我們的后方就不至于有一个据点。債務奴隶尽管待在这里。他們要是跟着牧場主不走，他可以替他們盖新的茅舍。你，尼加西奥，把命令傳達給后面各个